



3个半月时 ,因患小儿麻痹症落下了高位截瘫 ,15岁到21岁 ,
 啃完了12年的语文课程 迄今为止 ,举办了3次个人画展

陈红 用嘴 咬 出一条路来

阅读提示

3个半月时 ,因患有小儿麻痹症未治疗到位 ,她落下了高位截瘫。15岁到21岁 ,她啃完了12年的语文课程。迄今为止 ,她先后画下100多幅书画。她就是陈红。2011年 ,处州晚报发表《用嘴巴画画的陈红渴望卖画养活自己》一文报道了她的励志故事 ,时隔十余年 ,记者再次来到云和采访陈红 ,听她讲述自己的故事和这几年的变化。



6年时间

啃 完了小学到高中的所有语文课程

我出生3个半月便患上小儿麻痹症 ,从此再也站不起来了。那时我还没来得及爬过一次 ,也没有坐着玩过游戏 ,更别提走路了。我整个人就像一摊 稀泥 ,使不上一丁点力气。

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和别人不一样 ,是因为上学。别人都能坐在教室里 ,而我却一步也离不开家里的那张轮椅。我的母亲王松娟是一位乡村教师 ,在我15岁那年 ,为了便于照顾 ,母亲把我安排在自己班上 ,我成了一年级里最年长的学生。翻书、拿课本都只能靠同桌帮忙 ,但我依然非常兴奋 ,因为终于能读书了。

然而这样幸福的日子只持续了一个星期 ,我就被母亲抱离了教室 ,因为她担心影响周围同学的学习效率。此后 ,我坐在厨房门口、教室门口、宿舍门口等校园的不同 门口 看 ,我慢慢意识到 ,学习是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

在母亲的帮助下 ,我学会了拼音 ,开始用字典学习生字。从认字到学词语 ,从掌握词组到

阅读书籍 ,再到理解文章的内容 ,这些对普通人来说是 水到渠成 的事 ,但对我来说 ,连翻书都是一件 天大的难事 。

有一次 ,课本掉到了地上 ,我想去捡 ,结果连人带凳子翻倒在地 ,凳子压在身上 ,我连挪一下的力气都没有。1个小时后 ,母亲才发现摔得鼻青脸肿的我 ,心疼极了 ,劝我放弃。

但是我还是想读书 ,想看更加丰富的世界 ,不管多难我都要坚持下来。因为手抬不起来 ,我只能用嘴翻书 ,下巴不知被磨破了多少次 ,朋友送我的《现代汉语词典》也被我翻到散架 ,书架上没有一本书是完好的 ,就这样 ,从15岁到21岁 ,我用嘴 啃 完了从小学到高中的所有语文课程。

迄今为止

举办了3次个人画展

年轻的时候 ,我是个 闲不住 的人 ,因为性格比较开朗 ,从小不缺玩伴 ,也不知道什么是孤独 ,小时候和小伙伴玩过家家 ,长大了经常和朋友出门游玩 ,也因此有了更多接触外界的机会。

上世纪90年代 ,一些画家在我母亲的学校附近写生。我有一次突发奇想 ,便向画家借了一支笔 ,在他们诧异的眼神中 ,用嘴咬住笔 ,完成了一幅人像作品。其中一位叫 宇田 的画家 ,送给我一套教材和画具 ,从此我的生活铺开了新画卷。

但画画比认字难多了。就拿调和颜料和水的比例来说 ,水多了 ,往下流 ;水少了 ,画不出。整整三个月 ,我才掌握了比例。因为牙齿长时间咬住笔 ,导致咀嚼都十分困难 ,口腔里充斥着的全是竹竿的涩味 ,味觉也一度失灵 但我不愿放弃 ,都说不能走 ,那就爬 ,而我连爬也做不到 ,所以选择咬 ,我想靠自己 咬 出一条路。

每次画画 ,我都要依靠母亲帮我调整画板 ,有一次 ,为了书写一幅书法 ,母亲上、下、左、右移动了60多次 ,我才完成了作品。别人轻易拿起的画笔 ,我要用嘴巴咬 ,但嘴巴够不着画板 ,家人只好到山上找来小竹子 ,套在画笔上 ,把原本20厘米长的画笔接到60多厘米。别看这只有60厘米 ,拿起来不觉得什么 ,可对牙齿和嘴巴却是很大的考验 ,每天画画几小时 ,我牙齿出血了 ,变形了 ,刷牙时 ,刷头上全是血。

如果把我画画的竹竿扎成捆堆起来 ,足有三四米多高 ,把所有练画的纸堆起来 ,也足够堆满一个房间了。就这样 ,我花了10年时间练基本功 ,1998年 ,我的作品参加了省里的残疾人书画展。

2000年 ,在云和县残联的牵线搭桥下 ,我参加了浙江省第一届残疾人书画拜师会 ,浙江画院常务副院长、国家一级美术师池沙鸿收我为徒。师傅为我制定了系统的学习课程 ,我也刻苦练习书法、绘画 ,先后画下1000多幅 作业 。每次 ,师傅都给我的 作业 认真地打分数、写评语。

在老师的指导下 ,我的作品先后获得全国暨华东区残疾人技能成果优秀奖、浙江省第四届残疾人书画美术摄影展特别奖、浙江省残疾人就业成果展优秀奖、全市残疾人书画作品评比一等奖等。2005年我加入中国残疾人美术家联谊会。我还举办了3次个人画展 ,家里存有100多幅书画作品。

这几年 ,我陆续卖出了一些作品 ,前几天一个朋友花1万元买走了我25幅画。现在每个月能收到国家2300多元的补助 ,看病也有医保。但除去保姆的费用 ,经济上依然需要母亲贴补。现在妈妈年纪大了 ,我希望能多卖几幅画 ,找到一个合适的保姆 ,减轻妈妈的负担。

在云和县白龙山街道上前溪42号 ,记者见到了陈红 ,她坐在轮椅上 ,身体维持着靠右的姿势 ,说话有点吃力。她两边的头发剃成了寸

记者手记

是不是很有个性 ,像个艺术家 ? 她笑着问。

如今 ,53岁的陈红已经不能长时间坐着画画了 ,前几年 ,她开始学习用智能手机上网、看书、学习、购物。

尽管一生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轮椅上 ,但陈红的世界并不狭隘 ,用她自己的话来说 ,我有一个丰富的内心世界 。也因为友善、活泼、健谈 ,很多人愿意和她交朋友 ,友人们时不时登门拜访 ,和她聊聊天、谈谈人生 ,甚至两口子吵架了 ,还会找她评理。

一路走来 ,很多人看到陈红坚强乐观的一面 ,但其中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泪 ,只有她自己知道。陈红告诉记者 ,她有时也会幻想 ,自己的身体能好起来 ,她想给妈妈按按摩 ,给前几年去世的父亲上炷香

这么多年 ,身边的亲人朋友给了我无微不至的爱和照顾 ,是他们的支持才让我有机会活成一个内心丰富的人。陈红特别想跟家人朋友和周围的好心人说声 谢谢 。

记者 谢佳俊

社会主义
 核心
 价值观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值班编委
 总编辑
 吴祥柱
 副总编辑
 王巷扉
 蓝义荣
 编委委员
 范宁华
 李 烜
 一版编辑
 孙 蕾